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干子弟 / 张和平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104-1845-7

I. ①军…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8600 号

军干子弟

作 者:张和平

责任编辑:连 慧

封面设计:艺和天下

版式设计:王玉双

责任印制:李一鸣 刘向东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三河市灵山装订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1020 1/16

字数:260千字 印张:17.5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1845-7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引 子

2010年春节。

大年初六这天上午,当整个坝子沐浴在少见的冬阳温暖的怀抱里时,位于新开辟的黄金旅游线——西沿线一隅,一幢冠名为“京梦大厦”的30层摩天大楼门前,正在举行隆重而热烈的开业庆典仪式,张灯结彩,披红挂绿,鞭炮齐鸣,喜气洋洋。

在纷至沓来的嘉宾中,有一些穿着便服的警察。这其中既有老一辈的原省公安厅厅长和素有神探美誉之称的老刑侦等离退休白头老者,也有相当数量的现职中年警官们。

主持典礼仪式并发表开业宣言的,是衣冠笔挺、风度翩翩,曾因口角开枪射杀游人,被判刑入狱劳改服刑多年的杨京平。站在他身边,端着高脚酒杯,一直陪着他笑意盈盈地穿梭周旋于来宾中的中年女子,就是那个曾傻等了杨京平十余年之久的青海姑娘西宁。

很显然,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无常,命运迥异,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历经苦难的他们,现如今,已经成为亲密无间的一对。

此外,在欢声笑语、满面春风的来宾里,还有一些白头长者,不过,也只有熟悉他们的人才知道,这些长辈们,都曾是杨奇兵的部属,均曾怀着一份赤胆忠心、千里迢迢地赴京奔丧,去向他们的老首长做最后的告别。

此刻,在市区东北郊外的磨盘山革命公墓内,我们的大部分主人公却都

在这里，以阔别多时的杨元朝领衔，众位老朋友和他们的后代，簇拥着坐在轮椅车里的年逾九旬的老红军女战士赵文刚，手捧鲜花，神情肃穆，一齐虔诚地向几块冰冷的墓碑深深地拜祭，祭奠不幸亡故的亲人和朋友。墓碑上，依次的名字是：杨奇兵、杨淮海、刘得胜、青海等。

青海很不幸，这个打小立志从政走仕途，想干出一番不平凡事业的人，竟然在官至副部级、前程看好之时，于一年前的冬季，在率队视察途中，不幸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撒手诀别，实在令人不禁扼腕叹息。

望着几位长眠于地下的至亲好友，在海南经济特区打拼了十几年，现任“京梦”集团董事长的杨元朝已然泪流满面，站在他旁边的有英子、李小岚、陈童、吴小弟、杨守信等人；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出国定居多年的金小毛，这个已具有外籍身份的中年女性和大家一样，神情凝重、泪水涟涟、伤感不已……

站在他们身后的一班小字辈儿，现如今，也都已经长大成人。悦悦、小兰、吴军生以及其他后人，都忍不住对先辈和亲人们沉重的哀思，个个泪水横流，泣不成声。

冬日的阳光洒满墓地，清风徐徐，花香阵阵，无数先烈静静地躺在这里，接受着后人虔诚的祝福和深切的怀念……



1

1979 年底。

还只有二十五六岁的杨元朝，准时来到市公安局政治部干部科报到。

他是北京人，由于家庭的变故，此番调内地公干纯属无奈之举，心不舒，气不爽，心不甘，情不愿，硬着头皮不得已而为之。

接待他的是干部科李科长，虽然年及半百，但依旧精神头十足，给人以精明强干不服老，革命人永远年轻的印象。

李科长从事干部工作多年，作为前任大军区领导的夫人，对于干部子弟，一向很照顾，有一份天然的亲近感。

“你是杨元朝吧？欢迎，欢迎。”李科长像是招待远方亲戚似的，满面春风地招呼着。

杨元朝谦逊地笑笑，恭恭敬敬地把一个大牛皮纸信封袋递到李科长手里，说：“这是我的调动手续，请您查收。”

“快坐，别客气。今后，你就是我们市局的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李科长一边笑容可掬地说着官话、套话，一边手脚麻利儿地打开信封袋，从里面抽出调动手续看。

早在半月前，李科长就已经知道有一个颇有来头，叫杨元朝的军干子弟

正逢上班时间,大街上已然是车水马龙、人流如潮,铃声、喇叭声混合在一起,显得喧嚣而嘈杂。

对于这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尽管对他的来意不明,但打从一照面儿起,长期做人事工作、阅人无数的李科长就下意识地喜欢上了。她觉得,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既有同是军队大院儿人的那种天然的归属亲近之感,说话也是够讨人喜欢,并且,长得够帅气,身高足有 1.80 米以上,腰板笔直,肩宽腰细,单一身合适的蓝色警服,那叫一个精神,举手投足风度潇洒。一句话,就是看顺眼了。

一路上,李科长出于好奇和不解,不断拐弯抹角地打听起年轻人的最终来意:“小杨啊,我曾看过你的档案,表现一直不赖嘛。在部队时,立过功,受过奖,还上过两年工农兵大学。转业分配到北京市局以后,工作也干得挺好。为什么你非要来我们梦省呢?而且,还非点名一定要去刑侦处干不可?你就那么喜欢当刑警呀?每天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打交道,觉着冒险和刺激,是不是?”

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杨元朝明白,这位阿姨辈的干部科长是在质疑自己呢。不过,他不能把原因说出来,因为这件事让他羞于启齿,整个家门之大不幸。

他是聪明人,同时也是自尊心强的人,不想无辜受家庭变故的牵累,因此,便开始发挥能说会道的特长,做出一副推心置腹的真诚的样子,说:“首先,是为了陪父母,他们二老都已经老了,均已六十开外,接近古稀之年了,身体也不好,身边又没子女陪着,当子女的不能鞍前马后、端汤倒水地侍候尽孝,不应该;至于说想去刑侦处工作,那是我的最爱,您不知道,打小我就喜欢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特别崇拜那些为民除害的大侦探和大英雄,所以,一转业便首选公安局;再说,我又在北京市局干了两年多,多少打下了一定基础,舍不得放下,既然调梦城来陪父母,当然最好还是干老本行,接茬儿当咱的刑警,这样,既不浪费资源,也能尽子女的义务,两全其美不是?”

“你倒挺孝顺,考虑问题也还周全。”见他理由充分,李科长虽不相信他的“穷白话儿”,但也不好再问。

貌似真诚的杨元朝其实没讲实话，对人家长辈撒了谎。不过，这谎撒的是善意的——去年底，他的亲兄弟杨京平，一个向来跟随父母转战南北，其实，就是常年躲在父母二老的羽翼下，耗子扛扎枪窝里横儿的败家兄弟，在峨眉山旅游时，与游人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个被宠坏了的高干子弟仗着老子权势，居然狂妄地用偷来的手枪——一把压在父亲箱子底下珍藏了几十年的比利时造勃郎宁小号“撸子”，一枪就把对方给撂倒了，导致当场毙命，连抢救都来不及。

犯了命案，就得负法律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任谁也没辙，即使，你有一当大官儿的老子。为此，杨京平这个现役军人，也就难免身陷囹圄，等待着军事法院的最终裁决了。

本来生活优越而平静的杨家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轩然大波，两个老人在经历了伤心、痛苦、惋惜、愧疚以及恨铁不成钢、养不教父之过等等复杂心情的折磨后，不免感到孤独寂寞，两个老人没辙了只得寄希望于另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能从北京调来陪他们。

鉴于杨元朝的大哥杨淮海已结婚成家，并且，孩子尚在襁褓中，人也已担任了北京军区的正团职干部，拉家带口的，行动不便。不像杨元朝，至今还单身一个，自由自在地漂着，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所以，这份陪父母尽孝的责任，也就天经地义、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对于这份突然调动变故，杨元朝打心眼儿里不情愿，且不说原先已经在北京市局干了两年多，工作成绩还很出色，已经成为众多年轻警察里的佼佼者，风头正健，关键是他离不开一帮子性情投契、打小一起和泥玩的发小和好朋友。

凡是熟知他的人都知道，这主最大的特点是讲义气，为了朋友不惜两肋插刀。但同时，杨元朝权衡家里的现状，他必须得回去。

可一帮子交情过命的发小和好朋友却并不理解他，在他们儿时经常出没的“老莫”餐厅，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一齐对他发难，气急败坏地埋怨他不仗义，拍拍屁股说走人就走人啦，整个无情无意，狼心狗肺，不是个东西。

军子弟

杨元朝竭力替自己辩解：“兄弟，你以为我愿意呀？不是没辙嘛，父母跟前，总得有个亲近人陪着说话吧。至于咱哥们儿之间的交情，有啥不放心的？真有事儿，打个电话，哥们儿立马飞来，还真以为从此就远隔了千山万水，不再照面儿了呢？想什么呢？咱是那样的人吗？操的哪门子心呀？以往，咱不都曾信誓旦旦地发过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吗？又不是真的生离死别，不至于。”

就这么着，杨元朝在一片牢骚和埋怨声中，来到梦城陪父母，尽一个儿子应该的义务和孝道。

2

刑侦处接待他们的是处长老郑，一个干了大半辈子刑警的老头，五十来岁，中等个子，胖胖乎乎，最明显的特征是脑瓜顶上秃得连一根头发丝儿都没了，像是用尽了智慧似的。他也知道杨元朝的身份了，不禁在打量中也增加了些许疑虑的成分。

杨元朝不卑不亢迎接他的目光，准又是以为自己是打后门儿来的窝囊废，一个不得不接收的滥竽充数者。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到底是草包还是能人，都留给以后证明吧，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事实胜于雄辩嘛。

他跟新领导握手寒暄，客客气气地请求前辈以后多多指教，显得中规中矩有礼有节。

经过刚才的接触，李科长已经很喜欢杨元朝了，不免为他美言了一番，可劲儿夸他能干，是个可造之材的好苗子。

一方面，碍于有老资格的干部科长亲自保驾护航，不看僧面看佛面；另一方面，老刑侦也觉着，自己的态度未免有点儿欺生，不应以貌取人，以出身论长短，光凭人家的出身和家世就断定人好人坏，能耐大小，忒世俗了，也过于主观主义了。

军子弟

来,为他介绍以后朝夕相处的同事;二来,也可体现自己作为领导有多深入群众,多平易近人,多体恤下情。

不料杨元朝的举动再次让他吃了一惊:“处长,您别操心了,刚才进来时,我已经看着指示牌了,知道办公室怎么走。我有个请求,不知您是否同意?”

老刑侦还是头回见识这种人,刚履新报到的新兵蛋子,初来乍到,居然敢提什么请求?未免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不禁略感惊讶地点点头,倒要看看这个颇有主意的小字辈儿,究竟能玩出啥花活来,便顺水推舟道:“那行,你说说看,我能不能满足你所提出的请求。”

杨元朝郑重其事地说:“我并不是新手,接手搞案子应该没问题,比如调查走访、审讯做笔录等。但我考虑,眼下,我还不适合直接上案子,因为,我还不够了解这座城市。您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比如十天半个月,让我先熟悉熟悉,然后再办案。这样,总要比瞎子一摸黑儿强。当然,连带春节放假时间也算在内,您看行吗?”

老刑侦听了,不禁赞许地连连颌首:“不赖,看来,你的刑警职业素质挺好。是的,一个警察,特别是一个专门跟职业犯罪常年打交道的刑警,就应该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神圣的使命感以及过硬的业务能力。我同意你的想法,如果一个刑警连他所在的城市都不熟悉的话,那破案也只能是凭空想象,不可能的事儿。好吧,给你一个月时间,尽快熟悉这座城市,包括每一条街道,特别是一些人口稠密、社情复杂的公共场所,一定要熟悉再熟悉,做到心中有数,即使闭着眼睛,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我相信,只要你能真正踏实下来努力工作,一定能做出成绩,成为一名合格的刑警。”

3

杨元朝没能利用一个月时间来熟悉这个城市,因为3天后,他就接到处长老郑的电话,命令他临时上一个案子,马上来。

● 军子弟

片惊叹之声。

那情景,即使过去了多年,只要想起来,杨元朝仍恍如昨日一般,历历在目,感觉好极了,就像是年三十晚上吃饺子,三伏天里喝冰镇啤酒一样,就是舒坦,爽!

任务圆满完成,处长老郑放心了,杨元朝也踏实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杨元朝又开始接茬儿熟悉情况,黎明即起,披星戴月,骑着一辆刚买的新凤凰自行车满世界转悠,像是私家侦探似的,东瞅瞅,西瞧瞧。并且还理论联系实际,特意购置了一些记述千年古城风貌、人文地理以及历史变迁的有关书籍资料,包括旅游点的宣传小册子,均走马观花地浏览一番,以便尽快熟悉这座城市。

一个月后,当杨元朝再次站在老刑侦跟前时,对这所人口稠密、街道纵横交错的西南重镇,已经了解不少了。

老刑侦有所准备,当即见真章,考了他一些有关地理知识和基本社情方面的问题,杨元朝均对答如流,连一点儿磕巴都不打。

老刑侦高兴地呵呵直笑,多少摈弃了对于一般高干子弟的一贯看法:“行,年轻人,问题回答得很准确。看来你是真下了一番工夫,正所谓有耕耘才有收获嘛。这段时间,你挺辛苦,连我在街上都看着你好几回,骑着自行车瞎转悠。现在,你去一科报到吧,案子有的是,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

在跟杨元朝一番接触后,与魔鬼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刑侦已经喜欢这个年轻人了,认为杨元朝不仅人够聪明,也舍得付出,正经是一块搞刑侦的好料,值得雕琢的璞玉。

● 军痞

扔下饭碗，便一齐风风火火地赶过去，在人民电影院的界壁儿找到了那家门前已然拥挤得水泄不通的茶楼以及急得团团乱转、满脸的汗珠子正吧嗒吧嗒往下掉的老刘和他的“面瓜”徒弟俩人。

老刘的情绪相当激动，气急败坏地介绍说，这耍赖不走的小狗日的，正经是一块茅屎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仅半点儿不领办案民警治病救人、高抬贵手的情，还欺负他老人家和“面瓜”徒弟俩人都太心慈手软了，任你是苦口婆心地启发诱导，还是正襟危色地政策攻心，把嘴皮子都磨破了，可仍还是对牛弹琴，白搭，死活就是不跟你到拘留所去。

此时，茶楼门口已是人山人海，喧嚣而鼎沸，围观看热闹的群众没有上千也得有个七八百，道路已经完全堵塞了。来往的车辆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司机们也凑份子，可劲按喇叭玩，惟恐天下不乱，那场面，别提有多混乱了。

面对严重的态势，本来还一腔热情，想露一手的新手不免有点儿犯怵，一时间，不知该咋办才好，有的脚步不自觉地往后退。

也难怪，一则，来增援的都是新手；二来，应对这种紧急突发性事件，尤其是处置这种当街闹事和有大批群众围观的混乱场面，和一般办案不尽相同，要的是临机应变，处乱不惊，而且，还要胆大心细，沉着冷静才行，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有可能激化矛盾，导致更大规模的骚乱，不是闹着玩的。

可事实上，真正挑头闹事的，除了那个要被拘留的臭小子外，也就只有五六个人，还都是茶楼的服务员，其中还有俩女的。

可就这么几个人，愣是仗着群众不明真相，混淆视听又欺负向来老实巴交的老刘，还有他那连平时说话也会脸红耳热的“面瓜”徒弟。可杨元朝却不吝这些，他一边大声嚷嚷着：“都闪开，闪开，请不要干扰我们执行公务。”一边把那几个挑头闹事的茶楼服务员，特别是那个窝赃的小混蛋使劲往茶楼里面驱赶。

其他一些胆儿也够大的同伴，也都忠于职守地齐心协力，推推搡搡，你拉我拽，生顶硬扛，好不容易才算把几个挑头闹事者驱赶进了茶楼。

“赶紧关门！守住——”

军痞

杨元朝怒了，受不了这份脏话和顽固不化的死硬劲儿，索性左右开弓，一连气儿打了窝赃者十好几个耳光，把腮帮子都给抽肿了，鲜红的血水汩汩不绝地从嘴角往外淌，窝赃者老实下来，再也不敢反抗吭声了。

那些原本帮凶的店家和一千服务员见了这阵势，早都吓傻了。

“还治不了你了？”见反抗者总算老实了，杨元朝心头的火也消了，一边搓着两手，以便减轻手掌心里火辣辣的疼痛感，一边冲一帮子充满钦佩神色的同伴使眼色，意思是，兄弟，都甭慎着啦，还不赶紧给销赃者戴上手铐，说话就准备开拔走人了。

一个年轻同事走过去，喀嚓一声，给已经被抽得蔫头耷脑的销赃者戴上手铐。

杨元朝走到茶楼后门儿，透过门缝儿观察外面的动静，还好，后面的小街上没什么人，清风雅静的，一派朗朗乾坤的太平世界景象。

带人出门分手之时，老刘，这位有着一副高瘦的身板儿、瓦刀型脸庞的农村出身的老复转军人，颇为赞赏地冲杨元朝一挑大拇指，说了句：“兄弟，还真行。”然后，带着“面瓜”徒弟，押着窝赃者，一路吧嗒着半尺来长的旱烟袋，大步流星地出门而去。

尽管这件事不大，可杨元朝那种临机应变、快刀斩乱麻的处置方法和作风，还是赢得了一千子年轻人，外加老刘等一拨子老复转军人的好感，纷纷主动跟他接触，算是让他在新单位里有了一份人缘儿，积攒下人望。

但让他多少意外的是，处领导不仅没当众表扬他，还批评他不该出手打人，弄得他不禁愣了。

其实，处长老郑很欣赏杨元朝，看出来，这就是一可造之材，遇事不慌，胆大心细，紧急处置也还算妥当。但办案严禁刑讯逼供是原则和底线，决不能违反，更不能当众赞许。于是，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小伙子，这回表现不赖，能在第一次处理这种突发性事件时，表现出处乱不惊、快刀斩乱麻的机智和果敢，不容易。不过，别忘喽，咱们是国家的专政机关，凡事要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才行。否则，要是光靠拳头来硬的，那还要预审干什么？索性不用搞政策攻心了，干脆五花大绑上刑算了，

军子第

使是再年轻力壮的身子骨也折腾不起，几天下来，一向身板壮实的杨元朝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小脸儿苍白发灰，两眼布满血丝，嗓子眼儿因扁桃体发炎血肿肥大，火烧火燎，连喝水吞咽都费劲。

科长老陕心疼地看着他，说：“杨元朝，你总这样没日没夜地熬下去不行，身体扛不住。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看呐，你还是下车休息休息，即使不回家，也应该到处走走、溜溜，活动活动胳膊腿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工作要干，可也不能大意。”

“没事儿，我还顶得住。”杨元朝沙哑着嗓子，就是不肯离开岗位半步。

见他那股子执拗劲儿，作为一科之长，老陕知道，这个时候，就是说出大天来，恐怕这个把刑警职业看得比命还重的年轻人也听不进去，只得退而求其次，吩咐下属：“赶紧去弄点儿菊花茶来给他喝，润润嗓子败败火，也好清解毒祛祛火，多少能管点儿用。”

截至守候到第八天的头上，抓到入时，杨元朝一直坚守在岗位上，除了大小便，一次车都没下过，愣是硬挺了下来。

办完案子，杨元朝紧绷的神经立马松弛下来，马上就病倒了，高烧四十多度，说话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跟个半聋哑人似的，光见着张嘴，就是发不出声音，老刑侦不由得分外震动和心疼，连忙放下工作，马不停蹄地往公安医院赶，去看望和慰问这个够忠于职守，也够玩命的部下。

“唉，你呀，你呀，真是吃凉不管酸的主，咋能在车上一待就是一个多星期呢，不要命啦？”老刑侦红着眼圈儿，看着苏醒过来，正在吊瓶输液补充营养的杨元朝，分外心疼地说。

“呦，我说领导，您今儿是咋啦？咋一下子变得关心起人啦？整个像是居委会的大爷大妈，婆婆妈妈，这可不像您平时的一贯作风，好家伙，那份催命的阎罗劲儿，都快赶上黄世仁他妈了，没半点儿人情味儿！我还以为，您就只知道让我们无私奉献，见天埋头拉车不看路，除了工作，就是破案呢。原来，您老人家也知道关心人呀？不容易。”杨元朝半开玩笑地打趣道。

“怎么？我一向很缺少人情味儿吗？”

“差不多。”

军子弟

是怎么的？”

“嘿！好心不得好报，倒埋怨我多事儿。”

“未必，咱自个儿还不能找着意中人是怎么的？也太小看人了。”

见说不动他，老刑侦的兴趣不免锐减：“那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啥时候想好了，跟我打个招呼，再说。”

“多谢领导关心，感谢您能理解。您放心，我一旦找着可靠人儿，一定第一个通知您，请您审查过关。”

其实，年已二十六七的杨元朝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不过，在找对象这类事上，他向来有一定之规，即一定得靠缘分，一定得靠在茫茫人海之中的际遇和巧合才行，否则，生搬硬套，赶鸭子上架，不够真诚。他相信，自己一定能碰着意中人。

3

眼瞅着，一年一度的春节就要到了。

在医院里吊瓶输液休养的杨元朝耐不住寂寞，着急重返一线，还没等扁桃体的炎症完全消除，就吵吵着非出院不可，弄得医护人员也没辙，只好同意他出院。

可当他欢天喜地地出现在老刑侦面前时，却受到了半严厉半心疼的批评：“杨元朝，你还有没有点儿组织纪律性了？住院就好好住院，治病嘛，又不是玩过家家，容得你这么无组织无纪律！不治彻底，留下后遗症咋办？你还想长期泡病号呀？是不是不想在刑侦处干啦？不想干就趁早说，免得浪费我一番栽培你的心思。”

见上司急了，杨元朝赶紧绕弯子抵抗：“头儿，我现在真的已经好多了，嗓子也不疼了，再接茬儿吃几天药，保准好利索。不能上前线，起码总能坐办公室干点儿事务性的工作吧？比如守守电话，整理案卷，无非是干点儿轻活

和杂事,又累不坏人。您千万别发火,免得伤身子,那我可不落忍。”

看着杨元朝那副死皮赖脸的样子,老刑侦觉得说得在理,也完全理解他,毕竟,自己也是打他这个年纪过来的人,一个具有优良素质的好刑警,又怎能心甘情愿地见天躺在病床上无所事事地呻吟呢。这也是抓惯了坏人,办多了案子所养成的职业习惯,只要能动弹,一刻都耐不住寂寞。

老刑侦不禁缓和了口气:“你小子,就是闲不住。那这样,你可以出院,但不许上班,更不许上案子,必须给我回家去,再休息几天,等炎症完全消除了才能上班。这样安排,你还有意见吗?”

“哎呀,头儿,您就索性高抬贵手,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天,允许我上班吧,我保证不搞案子,老老实实地坐办公室,并且,绝对按时服药,还不行吗?”

“不行!”老刑侦寸步不让,“这已经是破例了,你还想得寸进尺?你要是还坚持己见,可就别怪我不讲人情味儿了!你呀,就继续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医院里休养,啥时候大夫允许出院,你再出院。”

“别别别,千万别。”杨元朝做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还是听您的吩咐,回家去,老老实实地静养,等炎症完全没了以后再上班。”

“这就对了。”老刑侦乐了,“你呀,我就知道,吃硬不吃软,非得呛茬儿来不可,否则,光说好听的,尽随你的意,还不得上房揭瓦呀?就得严格管教你,不然,怎能成器。”

杨元朝听出了上司的心思是心疼自己,欣赏自己,感激地连连点头,表示完全顺从领导的意愿。

杨元朝岂是安于寂寞之人,回家是回家了,却根本没把得病住院的事儿告诉家里,心想,反正不能去单位上班,那咱就另辟蹊径,干咱自己的事儿,一方面接茬儿熟悉和了解本地社情,另一方面,也得尽快在此地缔结人缘,把人际关系网建起来。这个千年古都将是自己日后成就一番事业和长期生活寄居的所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几个知心可靠的朋友可怎么行?还不得把人给憋死呀?咱哥们儿可是个无论在哪都不能没朋友的人,尤其不能缺少真正交心过命的知己,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丝毫马虎不得。

为此,他特别利用这几天的空闲时间,专门用来交友论哥们儿。

军子弟

气地敷衍道：“是，在贵地当个小警察，见天抓坏蛋玩。”

小超一副不屑的样子：“警察有啥好干的？整天风里来雨里去，够辛苦，还危险，不定啥时候遇着亡命徒，连小命都难保；不如随便分到哪个省级机关或是事业单位坐办公室算了，要不，就进科研单位，乐得清闲自在。你不知道，现在，这里的干部子弟都喜欢往各个研究所里扎，甭管是搞地理的，还是物理、化学的，总之，进科研单位，就是图个清闲，说起来也好听，有文化，档次也高。”

“咳，先干着再说呗，我天生就喜欢这一行。俗话说，有钱难买乐意。”杨元朝耐着性子回答，可心里却腻歪得要命。

见人家并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小超只得转换话题，大哥似的卖弄：“北京我也认识很多人，军委和三总部以及各大院儿的孩子。既然你来梦省了，以后，咱们多来往，凡事儿有摆不平的，尽管言声，大哥我一定帮忙，别的地界儿咱不敢吹牛，在这里的一亩三分地儿，凡是军队的干部，基本上都是我老子的部下，没人敢不给面子。”

杨元朝虚与尾蛇地应付着，心话，你能有多大能耐？这世界，人一走茶就凉，别说你老爹已经“艮屁”了，即使活着，恐怕也没人搭理，还不如见好就收，老老实实做人来得踏实，也免得让人欺负了，却又找不着帮你消灾解难的坚强后盾和保护伞，到时候，哭都来不及，何苦呢。

吹大牛的人也多少看出了杨元朝的心思，见他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事儿，脸上虽然挂着笑，可眼睛却已在开始朝四下里窥摸了，起码，是在用余光注意别处，显得心不在焉。于是，便隔着杨元朝喊人，而这个人，就是李小岚。

李小岚素以外世练达胜人，见父辈前任的公子招呼自己，急忙快步走过来，看见面生的杨元朝，首先礼貌地送上一份热情的微笑。

“这是接我老子班，现任军事主官的公子李小岚。”小超牛哄哄地把胸脯挺得老高，“你们也认识认识，往后，大家伙就是朋友了。”

李小岚热情地跟杨元朝握手，颇为谦虚地说：“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这份内敛的功夫，马上引起杨元朝的关注，不由多看了李小岚一眼，心说，甭管真的假的，起码，这主懂得人情世故，够成熟老道，哪像眼前这几位，

军招弟

在这个家里，整个乾坤倒置，凡事，女人拿主意说了算，杨淮海只好打消了原先的想法。

不过，年三十的晚上，作为长子，他还是利用军队内部的电话给两位老人拜了年，败兴地提及小弟杨京平的傻事，言语之间，透着些许怨气。

电话是母亲赵文刚接的，本就由于小儿子犯事儿够伤心，够烦躁，此刻，又听出老大的口气里有嫌弃和埋怨之意，当妈的不禁没好气了，硬邦邦地说：“淮海呀，你是当大哥的，俗话说，长子如父，对于最小的兄弟出事，不应该埋怨，嫌弃就更不对了。再说，兄弟如手足，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是应该拿出兄弟间的一份情义来，帮他渡过难关，而不是远离他。你今年实在应该来梦省，陪我们过节倒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你应该去看守所看看你的手足同胞，给他一份温暖，这才显得不薄情寡义，你们毕竟是血脉相连的手足同胞啊！”

对于母亲的教诲，素来老实巴交的杨淮海有点儿傻眼：“那，要不，我就一个人单独来？去看看我老弟，反正，大年初一的机票也好买，转眼就可飞过来。妈，您看呢？”

赵文刚缓了一口气，用手理了理苍苍华发，心情略微平静了些，知道大儿子当不起家，有气无力地说：“算了，你还是好好陪她们母子俩在北京过节吧。幸亏元朝调过来了，我们跟前有一个儿子陪着，也知足了。”

这话让当长子的听了不觉汗颜，尴尬之下只得捡好听的说：“妈，我爸现在咋样啦？为京平的事儿，一准儿很生气吧？他可是革命了一辈子的人，也要强了一辈子，浑身净是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还多，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尤其心脏不好，可一定得时刻注意啊，免得出意外。”

“还好吧。”听长子这样说，当妈的不禁多少欣慰了些，胸口窝里的郁闷也舒散了不少，“照顾好你自己吧，千万别再出啥事儿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尤其是这类败坏家风、辱没门第的事，传得最快，弄得地动山摇、满城风雨的，丑不丑呀？”

“我知道。妈，您也要注意身体，加强锻炼，千万别忘了经常让小保姆按摩按摩，免得肌肉萎缩，可大意不得。”

赵文刚应了一声，撂下电话，叹了一口气。

对于自己生的这三个儿子，当妈的从来都看得一清二楚。老大淮海孕育于炮火连天的淮海战场，出生在职业军人的家庭，打小耳闻目睹和接受的是典型的军营式正统教育，况且，还有一个特能打仗、脾气火爆的老子，按说，起码不应是性情软弱之人。结果却恰恰相反，从小到大都老实透了，以至于老实得都有些窝囊废了，凡事连个主见都没有，事事听老婆的，整个没出息。

她看重老二杨元朝。他不仅完全继承了老子的一切优点，生性要强不怕事，凡事有主心骨，而且，每临大事处变不惊。不仅如此，还有点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比老子好读书，有文化，尤其在为人处世上要圆滑许多，轻易不把心思露在表面上，也喜欢动脑筋想办法，以智取胜，绝对是个人才，无论干什么，前程都肯定错不了。

至于小儿子杨京平，当妈的基本上无话可说，心里很明白，他之所以出事，一来是他自个儿修炼得不够，同时，自己和老头子也脱不了干系，素来太娇生惯养，凡事顺着，任由他胡闹，正经有一份养不教父之过的家长责任不可推卸。

“唉，可见还是老话说的好啊，家贫出孝子，真没错。正经是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一点儿都不能含糊。”当妈的悔恨不已，时常在暗地里落泪叹息。

赵文刚是一个刚烈女性，原籍四川“通、南、巴”老革命根据地，当年，红四方面军途经此地时，出身贫苦的她当了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认识了第一个男友。但不幸的是，在一次跟白匪军的激战中，男友光荣牺牲了，年仅20岁。临终前，男友把她托付给自己的搭档，现在的丈夫，时任骑兵营长的杨奇兵。一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彼此相爱，却由于战争年代兵荒马乱，部队转战南北，天各一方，连起码的鸿雁传书也不可能，直到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时才得以重逢，最终走到了一起，组建家庭，成了相伴终生的革命伴侣。

这些年来，鉴于身体的原因，她的腿脚已经残疾，早已不再工作了，便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所以，家里出事，对她的打击最大。别人起码都有公事可忙乎，多少能减轻思想负担，只有她不行，见天守着家无所事